

双休日、节假日,我会带着孩子到杭州西湖边去走走。孩子喜欢在绿绿的草坪上打滚,而我呢,喜欢躺在草坪上看书……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坐在草坪上谈心,听到几个操着北方口音的游客在窃窃私语:带着孩子踩草坪,真不文明!

我哑然失笑。他们也许不知道,杭州西湖边的草坪是对游客开放的,大致是半月一养护,只要草坪边没有养护告示提醒,市民和游客就可以进去“撒撒野”。

我对他们如实相告,游客们仍然将信将疑,当他们看到不远处还有不少人在树荫下的草坪上席地而坐、谈笑风生时,终于信了。他们也走进了绿绿的草坪,摆起了POSE拍照,非常开心。

草坪对游客开放,据我所知,目前在国内并不多见。我到外地旅游,绝对是不敢进入草坪的。如果你踩

可以撒野的草坪

流沙

踏草坪不仅会在道德上受到谴责,还要付出代价。有的地方,绿化管理部门有权对情节较轻的,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有的地方,则将罚款的下限提高至100元……草坪之于市民和游客来说,那简直就是“雷区”,千万千万别踩不得。

但杭州的草坪为什么可以踩呢?据说杭州的园林管理方持这样一种理念:“如果草坪不让躺,不如改种仙人掌。”草坪本来就不仅仅具有观赏性的功能,还具有实用性。杭州采取草坪“轮休”开放,虽然在管理养护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但却帮助市民和游客实现亲近大自然的愿望,让人的热爱自然的的天性得以释放。草坪,历史上是一种西方城建的“舶来品”。在西方,草坪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功能,人们不仅可以坐在草坪上奔跑,还可以在上面野炊。但到了国内,草坪就只剩下了观赏的功能。

草坪对市民开放并非不可行。只要选对草种,种植那些耐踩的草种,是有条件开放的。但有些园林人士认为,同样的耐踩草坪,在国外和国内遭遇的踩踏情形可能完全不同,国外人口少,而国内人口多,国内一到节假日,踩踏量会激增,将对草坪产生摧毁性的破坏。但杭州却做到了。杭州历来是国内旅游最热门的城市之一,每年有2000多万中外游客涌入,而且绝大多数都会到西湖景区。杭州的草坪可以开放,其他的城市呢?



边看边聊

拍摄「公墓文化」
沈黎思



七夕会
摄影故事

七夕会
摄影故事

多年前著名油画家邱瑞敏在上师大举办“世界雕塑讲座”,详细介绍了莫斯科的“雕塑公墓”文化。我听了大为震撼,公墓还有文化?

这个公墓正式名称是“新圣母公墓”,也称“名人公墓”,是世上唯一对外开放、收费的文化景点。该公墓安葬着一些国人熟知名人,如赫鲁晓夫、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芭蕾舞星乌兰诺娃、文学家契诃夫、果戈理、阿·托尔斯泰,还有苏联英雄卓娅、奥斯特洛夫斯基等。

日前我有一次赴俄拍摄的机会,我拍摄的重点就选在新圣母公墓。

走进墓园,映入眼帘的是那么多精美的雕塑。我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拥抱着跪在一根高高的圆柱上,他俩一定有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情吧?一尊绅士的雕像旁搁着剑和盾,是否他曾戎马一生?一位母亲搂着孩子沉重的垂下的头,是什么让母亲如此伤感?还有一尊很大的雕塑,似缓缓拉开的帷幕,中间是个正在献演的艺人,这尊雕塑色彩特别绚丽多彩……又一个又一个的墓碑雕塑,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人生故事。

太丰富太精湛了,两千来个墓碑雕塑各具特色。有个墓碑上表现的是逝者的一个投影,是的,人走了,影子还留在亲人的生活之中。有个墓碑上是逝者的漫画像和他的亲笔签名……

许多雕像和真人同样大小,以至于远处一位老妇人正在献花时,我还以为

她是一尊雕像呢。我去的前天正是俄罗斯特有的“送冬节”,扫墓的人可能比较多,所以墓地里摆放的鲜花很多,它们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感人。

俄罗斯还有一个风俗,亲人祭扫时会在墓前留下装在照相镜框里的逝者生前肖像,真有一种“故人重逢”的感觉。四周一片宁静,唯有我的防滑靴踩在厚厚积雪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四周一片银色,穿行在一个个十字架和雕塑之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也有一份永恒之美;公墓拥有一份永恒宁静。”

我曾在德国黑森林地区的一个乡村公墓里拍摄。那里的墓碑不大,但个个精致而各不相同,看得出都是精心构思的。他们不是在扫墓时才摆上鲜花,而是常年种植鲜花。那天我去时,两个青年义工正在每一个墓前的鲜花上悉心浇灌。从俄罗斯拍摄归来,恰逢清明时节,我随姐姐一起去扫父母的墓。只见四周坟墓的纸钱烧得烟雾腾腾,PM2.5是大大超标了,人在九泉之下还得受此雾霾。当然家属是好心,“让死人多得些钱财”。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墓碑样式千篇一律,偶有几个百万元级的豪华墓塚,又是惊人的雷同:占地大、墓塚高,一对大石狮加上围栏,只见财气不见文化。不过大大小小的墓前供品倒是同样的丰盛讲究,“吃在中国”的文化在中国公墓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公墓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幸好不是民族文化的全部。

那天,牛牛出生了。他刚被护士抱过来的时候,整个人蜷缩在包裹中,细嫩的小脸略带红润,双眼紧闭,小嘴微张,不时用舌头舔舐着被角,那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不禁想紧紧地拥抱他。由于术后挂针,前三天不能喂母乳,我对牛牛总怀有一丝愧疚,直到第四天他被护士抱到我的身旁,他的小嘴摸索着衔住乳头,我的双眼也湿润了。从此,我开始承担起“奶牛”的职责。

在月子里,牛牛吃奶的时候基本闭着眼睛,脑袋深深地埋在胸前,好一阵摸索,才能找到位置。吸奶的

时候会发出“叽叽”的声音,像小鸡的叫声。查阅资料之后,才知道这是由于婴儿喉管发育不完善导致的。有时候,他的脑袋钻得太深了,

“奶牛”奶娃

乌落华

把自己的鼻孔堵了个严严实实,猛吸一阵之后不得不抬起头来透会儿气,那着急的模样惹人发笑。那时候吃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吸一会儿要休息一下,没多久双颊就红润起来,浑身冒着湿气,这就是所谓“吃奶的劲儿”吧。吃完后,牛牛偶尔会抽动嘴角,一侧微微扬起时

露出“天使的微笑”。

随着月龄的增长,牛牛吃奶的经验也日渐丰富,逐步摸索出最适合的姿势。他每次吃奶前都要抬头注视我几分钟,像是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妈妈,然后再放心地埋下头,张大嘴巴“啊呜”一口咬住,狠命地吸起来,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奶足饭饱”之后,牛牛经常双眼微闭,全身放松,像是昏睡过去了,不时又咧开嘴笑起来。对此,老人创造了一个非常贴切的词——“醉奶”,那样子确实如同喝酒喝到微醺的模样。

我凝视着他熟睡的脸庞,心里默默地念:“乖孩子,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蛇年喜事多,大陆新政为台海电影交流大开方便之门;凡取得《公映许可证》的台湾影片,将不再受进口片的配额限制,两岸影片有望实现同步上映。身为影迷喜获这个“大礼包”,不禁回想起在上海、台北第一次观赏台湾电影的情景。

《汪洋中的一条船》是我观看的第一部台湾影片。那是1986年金秋,那几天公映此片的国泰电影院门口张灯结彩,巨幅庆祝标语高高悬挂,一派喜气洋洋。可容纳千余人的剧场座无虚席,入座后的新鲜、好奇很快就被影片质朴感人、处处道出人生真谛的剧情所吸引,其中

有一段情节至今不忘。双腿先天严重残疾的主人公郑丰喜给残障学生讲述自己少年时期的奋斗:“家离学校很远,早上

两地首次观台片

周天柱

爬到学校去,放了学又爬回来,膝盖天天爬出血来。”此时身边传来断断续续的呜咽声……“考了第一名,爸爸买了一辆旧脚踏车,让我骑着去上学。我没有脚怎么骑?哥哥姐姐扶着车教我骑。人摔倒在,爬起来再骑;再摔倒在,爬起来……我终于是骑车了。用脚才能骑的车,没有脚也能骑,这件事能做到,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后座观众不停抽泣……这部曾荣获第十五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剧情片、最佳编剧、最佳摄影、童星特别奖等六项大奖的巨片,尽管由于种种人为的限制,延误了8年才得以在大陆首次公映,但仍深深打动人心,赢得大陆观众深深的共鸣,大获成功。

在家门口观看了首部台湾电影后,内心就有一个期盼:什么时候能坐在岛内影院欣赏宝岛电影呢?真想不到,这一等竟是22年!机会来得很突然。那次到台北参访,晚间自由活动。接待方的小李邀我去看电影,终圆了我多年未遂的台岛梦。

坐出台北松寿路,步入当时亚洲最大的多功能影城——信义威秀影城,簇新的深红色地毯从大门口一直铺到检票口,而墙壁上则是一幅幅不断更换着的电子海报。小李常来这儿看电影,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来:“‘威秀’

是台湾最大、最新的连锁电影院,信义威秀拥有17个放映厅,票房占全台北的一半,每年观众达250万人次,为全球人气最旺的影院之一。”

走近宽敞、明亮的售票窗口,那晚献演的台湾影片是进军奥斯卡的《练习曲》。我入座后悉心

观察,发现这儿的观众与大陆相比有几点不同:走进影厅后,没有任何人会大声喧哗,大家都自觉将手机改为静音。看电影时,无人接听手机,只是偶尔会传来小声的议论和被影片逗乐的笑声。来信义威秀的观众年轻人居多,这儿是当时台北年轻人约会的首选场所。影城的经营者倾心为情侣考虑,最贴

心的设计在于影厅里座椅和扶手可以按照需要往后移动,平添了恋人看片时的甜蜜。

在上海看电影,哪怕是异常感人的片尾,很少有观众能听完片尾曲,更少有观众坚持到影片字幕结束。可在信义威秀,观众都很自觉地完成字幕后才离场,究其原因,一是出自对制片方及演员的尊重;二是他们认为,片尾亦是整部电影有机组成部分,伴片尾曲的音乐、画面、工作人员名单,有助于解剧情,往往会带给观众意外惊喜。

夜深了,随着拥挤人流走出影院,我仍在细嚼影片男主角阿明常挂在嘴上、充满哲理的话:“有些事,现在不做,就永远不会做了”;“希望在20出头的生命里,做一件到80岁想起来都还会微笑的事”。

台湾如此擅长摄制励志影片,两岸何不携手多拍几部?

车牌归来记

陈祖龙

一夜之间,同幢楼的我与大丁、小李、老王4辆车的车牌,在楼下停车位同时被窃。窃车牌者在大丁的汽车车门上贴了一张纸条:“4位车主,各打200元钱到指定的账户,两日内归还车牌。盗亦有道,决不食言。”

我们4人面面相觑。没车牌不能上路,补车牌费时费力。我主张息事宁人:“要么给他200元钱算了。”大丁赞同:“好在200元也不算什么大钱。”小李却心有不甘:“我倒不是心疼这200元,只是觉得这钱给得太窝囊!”老王旗帜鲜明地反对:“我不给钱!一味妥协退让,只会助长窃车牌风愈演愈烈。”

平心而论,老王的话在理。我们4人终于一致议决:不给钱,按规定走程序办手续补车牌。

两天以后,大丁的汽车车门上又贴了一张纸条:“如果实在心疼钱,一人给100算了。碰到你们这几位,也算我倒霉。”

老王思忖再三,回了他一张纸条:“从200元降到100元,说明你良知还未完全泯灭。我们宁可费时费力补车牌,也不会给你1分钱。这不是钱的问题,不能向你这种行径低头。堂堂正正做人多好,你何必担惊受怕干此等营生?如果就业有困难,哥几个帮忙解决。”

一天沉默,两天无动静,第三天,纸条又出现了:“说得有些道理。如今这活确实越来越难干,出钱赎车牌的人越来越少。你们的车牌在东南第八棵美人蕉下的冬青树丛里。”

车牌就这样回来了。感慨之余,我们4人凑了200元,由老王作代表回了他一张纸条:“盼能早日幡然悔悟走上正途。200元钱打入指定的账户,以资鼓励。”

至今一直相安无事,车牌再也没有被窃过。

元宵灯谜

江更生
冷冷七弦琴,今人多不弹

(二字学校用语)

昨日谜面:龙颜大悦(京剧演员)

谜底:王怡(注:王,君王)



枇杷为蔷薇科植物枇杷的果实,与樱桃、杨梅并称初夏三姐妹。

枇杷树整齐美观,叶大荫浓;液冬不凋,四季常青;秋孕冬花,春实夏熟。古人称其为佳果。宋代宋祁《草木杂咏五首·枇杷》诗云:“有果实西蜀,作花凌早寒。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这是对枇杷树花、叶、果的写实,遣词非常贴切。《周礼·地官司徒》曰:“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郑玄注:“果,枣李之属。蓏,瓜瓠之属。珍异,蒲桃、枇杷之属。”此语意为:场人掌管国门内的场圃,对于种植的瓜果及葡萄、枇杷等果品,须按时收获并贮藏好。可见,在约3000年前的周朝,我国已有枇杷的栽培。

枇杷可供入药,功能润肺下气,止渴。用于肺热咳嗽、吐逆、烦渴。但是,枇杷不是“官药”,仅作民间药使用。枇杷家族中主要的药用部分是枇杷叶。枇杷叶始载于《名医别录》,列为中品。功能清肺止咳,降逆止呕。用于肺热咳嗽、气逆喘急、胃热呕逆、烦热口渴。以单味枇杷叶煎煮而成的枇杷叶膏,是治疗肺热燥咳著名的中成药。

曾听说过一个与枇杷有关的笑话:一位郎中先生给人诊病,正要开药方,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琵琶声,落笔时,心有旁骛的他将“枇杷叶”三字错写成了“琵琶叶”。药店的伙计看了,在药方的背后写了一首打油诗,让病家带给郎中,诗曰:枇杷非是此琵琶,可能先生落笔错,若是琵琶能生叶,管笛笙箫能开花。用沪语来念,诗还是蛮押韵的。这位伙计

的语言尖刻了一点。他大概不知道,很多年前,用来表达果类枇杷和乐器琵琶的就曾经是同一个词。《本草衍义》曰:“枇杷叶……以其形如枇杷,故名之。”语

中出现了两处“枇杷”。前一处指的是果类枇杷,也就是蔷薇科植物枇杷;后一处指的则是“半遮脸”的那个琵琶。枇杷叶,以其形如琵琶,故名。“琵琶”,古字也写作“枇杷”。《释字·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为枇,引手却为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后字形分化,乐器枇杷遂因固定作“琵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枇杷,亦双声连语,今字作琵琶。”“枇杷”,则专用于指称果类枇杷。

枇杷又名卢橘。此名始见于苏轼《赠惠山僧惠表》诗,云:“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有人问:卢橘是什么果子?苏轼答曰:“枇杷是也。”此后,“卢橘”之名便传播开来。

18世纪时,英、法等国从中国引入枇杷,枇杷的英文名Loquat即来自卢橘的粤语音译。宋、元以来,曾有不少人对此提出质疑。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世人多用‘卢橘’以称枇杷,按司马相如

《游猎赋》(今按,当作《上林赋》)云:“卢橘夏熟,黄甘橙橘,枇杷檉树,夫‘卢橘’与‘枇杷’并列,则‘卢橘’非枇杷明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司马相如《上林赋》对此表示了异议,谓:“注《文选》者以枇杷为卢橘,误矣。”不过,李时珍认为卢橘应是金橘的别称,恐也不确。金橘的果熟期在12月,而非“夏熟”。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非本文之所议。

